

精

文苑

责编/范亚湘
美编/吴志立
校读/刘芳



杨杉 供图

肆

朱昌琳用儒家思想经商，他的儒商风范广被世人称赞。1912年11月27日，朱昌琳病卒于家，终年90岁，经学大师王闿运撰挽联云：“荷衣徒步记相从，喜卅年平揖公卿，豪情吐尽英雄气。花径玉缸频把酒，看诸子满床簪笏，里社仍祠积善翁。”

朱昌琳用儒家思想教育后代，告诫后人要勤俭持家、乐善好施，朱家子孙多能恪守家训，攻读成才，慈善与人。郭嵩焘曾在谈及长沙诸大家子弟时，赞叹朱家“子弟循循礼法，读书能文，辉光日新，最足欣慕”。

长沙丝茅冲附近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“朱家花园故址”。这里曾经建有朱家的别墅，大致是沿着现德雅路、丝茅冲和浏阳河畔建成的，是长沙城内最好的园林之一，虽系私园，却对外完全开放，任人自由游览，园丁备有茶水、茶资听给；小贩贩卖糖点，取买亦便。如今除了一块石碑，也只剩下一个公交站名——“朱家花园站”，那些回环错列的亭台楼阁、嶙峋奇绝的假山石境，甚至是曾经扎景致的48株罗汉松，带着与时光雅韵的惊艳邂逅，消失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。幸好“恬园”还在，“朱乾陞”还在，让人可以去触碰曾经的过往。

朱家祖屋“恬园”，位于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董家嘴组棠坡，水塘和山田依旧，他们都低调地隐秘在青林翠竹之中。虽然是重修，但是院子的那一口古井完好如初，水依旧甘甜清冽。周边山林环绕，绿树成荫，能听到风摇着竹叶沙沙的声响，不时有鸟雀啾啾地叫着，从前面的树丛越过老屋飞向后面的山林，鸣蝉躲在树干后，肚皮顶着树干，有一茬没一茬的低吟。

“朱乾陞”而今已改造为“太平粮仓”，几乎保持了原貌。那时，朱昌琳用粮食抚平人们苦难的沟壑，长沙太平；现在，这里摩肩接踵的行人，弥漫着人间烟火气：炭火升腾，烤串滋滋作响，油汪汪地飘着肉香；水果摊前五颜六色的果盒，带着晶莹剔透的冰块，清晰地冒着清凉。

朱昌琳既有杜甫“大庇天下寒士”推己及人的庇护和仁爱之心，也有白居易“安得万里裘”的温暖情怀和天下担当。一生行善，善行一生！他是人们眼中的大善人，用一串串算珠，串起朱家乐善好施、经世济国、关心公序良俗的家风！

有人说：“请保持你的善行，因为你不知，谁会借你的善行走出困境；请保持对这个世界最深的善意，因为

你所做的一切，终将回馈于自身。”这何尝不是朱昌琳一生的写照？富后的朱昌琳办赈灾，设医院，行募捐，善举何其多！

安静也好，热闹也罢，历史从来都不是温柔的，它记录着苦难和硝烟，见证着崛起与覆灭，不会因悲悯而动容，也不会因救赎而驻足。五指动乾坤，一拨春阳晓，朱昌琳那敢为人先的魄力、经世致用的理念、悲天悯人的心胸、兼济天下的情怀，早已融入长沙乃至湖湘这一方水土的深处……



“一珠一世界，一盘一天地。”当“朱乾陞”的粮船、盐船满载着竹篓麻袋溯江而上，当马背上驮着的茶饼经过茶马古道越过国门，当朱家银票流转、通兑在天南地北，财富如雨倾泻而下。不过，朱昌琳关注的不仅仅是那拨动算珠七子，更多时候，而是“算盘”以外那些衣衫褴褛的身影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冬天，寒风刺骨，落叶沿着街边翻飞，长沙碧湘门东边的街口，长长的队伍有序地排列，缓缓移动，没有喧哗、没有哄抢，褴褛的衣衫、蜡黄的面色、干裂的嘴唇……那大棚下黄色麻袋里流出的白色大米，透着鲜香。74岁的朱昌琳披着斗篷，不时闻一闻稻米。队伍中有一个孩子，牵着老人的手，眼神飘忽着，等到老人拿到白米之后，朱昌琳上前抚摸着孩子的单薄的衣衫，赶紧要手下给孩子披上了一件新缝制的棉袄。

这年，湖南又发生了旱灾，土地干涸开裂，稻谷颗粒无收，大批灾民涌入长沙。

丰年，官府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粟（平籴），荒年的时候，用平价出售积粟（平粜），卖平价谷米的地方叫“平粜所”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极力邀请，本可不问世事的朱昌琳与长沙诸绅集资二十万两，并令其子朱恩拔放弃参加会试的机会，赴江、皖间采买谷米，转运长沙，设立五处平粜所救济灾民，从冬季一直到次年六月，朱昌琳粜米约有七八万石，做到了抑米价、抚民心。

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湖南大饥，朱昌琳立即表示“可捐四十余万斛”。

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陕西、山西等省发生饥荒，“丁戊奇荒”，55岁的朱昌琳以他的奇思妙想，用布袋运送粮食，既能用粮食充饥，又能用麻袋御寒。

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三月，湖南因上年歉收发生饥荒，大批饥民涌入长沙，“人情汹汹”。88岁的朱昌琳“闻难，即时入城开喻，筹谷三万余石，保全甚众”，事后又“为思患预防之计，捐办积谷，建筑义仓”。

朱昌琳热心投入的事业是救荒，这绝不仅仅是荒年褶皱里的一粥一饭，而是经济上的“经世致用”，更是胸怀里潜含着“尊高年，所以长其长；慈孤弱，所以幼其幼”。

朱昌琳在长沙四乡设“保节堂”“育婴堂”“施药局”“麻痘局”“鳏寡孤独局”；他广置义山，给穷人施棺；在黑石渡修义渡，置渡船3艘，派私人司船……种种善事，应有尽有。每到春节，在城里，朱家都要发放年米，以救助无以度岁的贫民；在乡间，则对孤苦无依的老人发放固定粮折三百余本，一年之内可凭折领取稻谷六担。

如果说赈灾救荒、设义山义渡局是可以触碰到的温暖，那么修路、疏浚河道则是看不见任何利益的举动。

长沙城在清代有九座城门，俗称“老九门”，其中的小吴门是东门，位于现建湘路和中山路交会处，对着的街叫正东街，现在是中山路的一部分。当时城内是麻石路面，出城后往东至青山铺为古道泥巴路，它东连浏阳市，北接岳阳，来来往往，抬轿的、赶马车的、挑担的、推着独轮车的人多路窄。尤其是春季，连绵不断的雨浸湿了泥土，有的低洼之处变成小水塘，有的车轮反复轧过被雨水填满凹凸不平，泥跟着脚走，脚拖着泥行，商旅之行，皆受其苦。朱昌琳知道后，立即着手出资雇人，自数十里外的丁字湾购运长方形麻石，铺于大路之中。寒来暑往，这条麻石路不知道留下多少人的足迹？风吹走了麻石上的落叶，雨滋润了麻石间野蛮生长的小草，雪又轻轻地涤荡着尘埃，麻石沧桑，融入历史的记忆！

融入历史记忆的还有“新开河”！过去北辰三角洲、三馆一厅多次，浓厚的文化底蕴令人流连，但现代人很少知道这里的前身叫新开河。当时浏阳河与湘江交汇处，水流湍急，浊浪翻滚，船只停泊困难。两河之间有一个碧浪潮，如果挖开河道，将两河和碧浪潮连接起来，就可为船提供一个避风港。朱昌琳捐资13万两白银，协助官府历时10年成功开通新开河。浏阳河北岸、湘江东岸沙滩变成良田，稻谷金黄，白鹭隐没其间；岸边泊舟盈万，民工运送货物繁忙。新开河一带随之出现了密集的街市、码头、行业货栈，成为长沙北门外繁华之区。如当时的长庆街，是长沙城北一条热闹非凡的街道，曾被誉为“小南京”。如今碧浪潮已缩，新开河不再，但高楼林立，商业依然繁荣，而北辰三角洲成了网红长沙的文化新地标。

一方水土，一方文化。很多人都知道“船山学社”，位于长沙市中山东路，其实它的前身就是“思贤讲舍”，是朱昌琳捐资助助郭嵩焘设立，为单层三进四合院结构，设有讲堂、斋房等20间功能性房屋，专祀王船山，推崇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经世致用精神。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“思贤讲舍”开办，每年四次的“会讲”制度，邀请名流学者集体研讨学术问题，先后有郭嵩焘、王闿运、王先谦主讲，授徒讲学，出版书籍，讲舍存续期间培养了大批经世人才。遗憾的是，1938年的那场“文夕大火”，“思贤讲舍”灰飞烟灭！或许一块残垣、一片断瓦至今也无法再找到，但是，那窗格里掷地有声的讲学声、刺破天际的琅琅书声，还有那渴望清醒看世界的炽热目光，汇聚成了湖湘文化“心忧天下”“经世致用”的洪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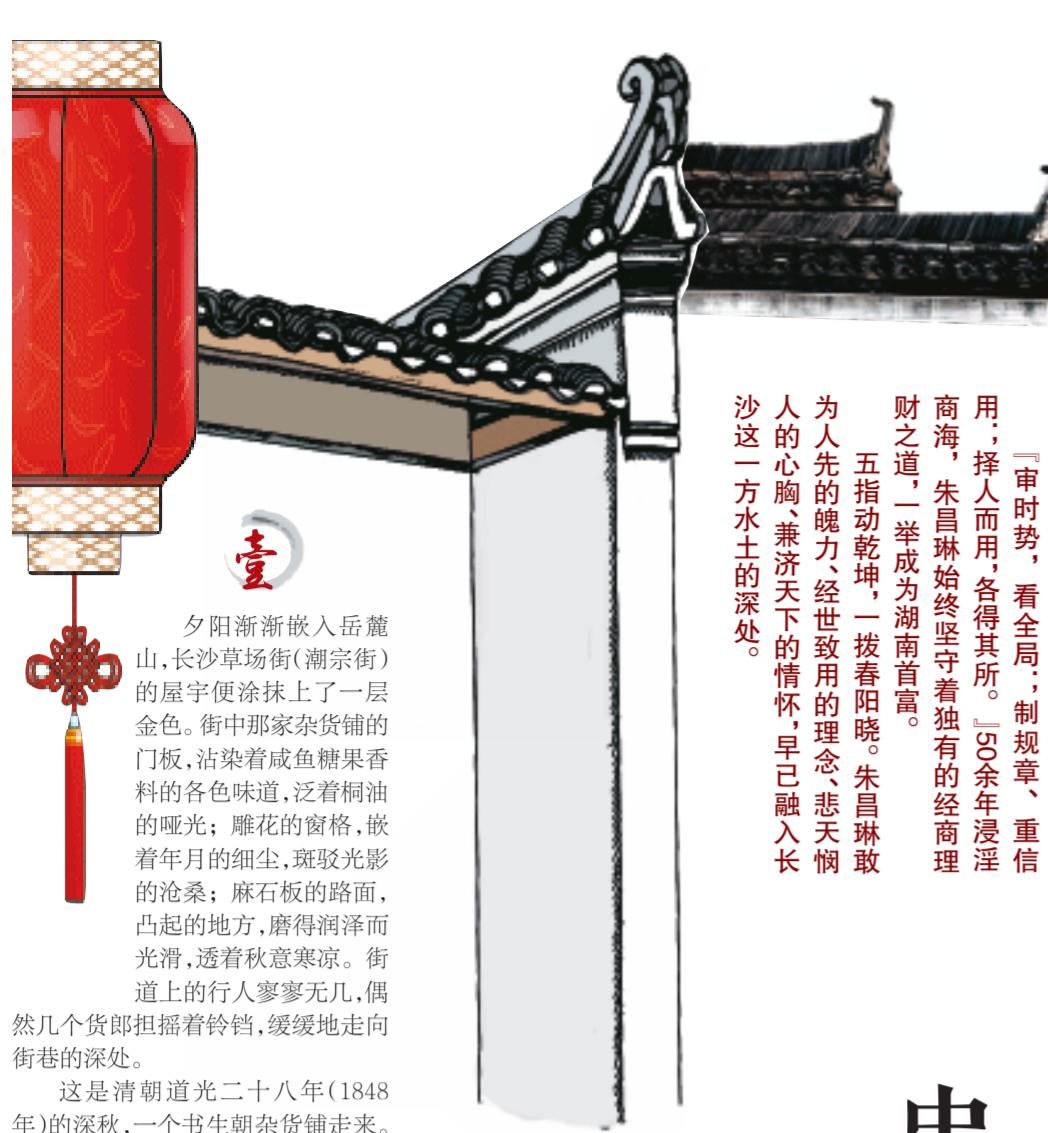
“二五圆珠算子情，串串仁心入汗青。”朱昌琳一生一半是商道，一半更是人道，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进士、长沙人黄兆枚有联赞朱昌琳曰：“杜陵广厦，白傅大裘，古来虚愿到今偿，公真健者。萱圃新庄，棠坡旧里，都被先生挂名去，春在人间。”

朱昌琳既有杜甫“大庇天下寒士”推己及人的庇护和仁爱之心，也有白居易“安得万里裘”的温暖情怀和天下担当。一生行善，善行一生！他是人们眼中的大善人，用一串串算珠，串起朱家乐善好施、经世济国、关心公序良俗的家风！

有人说：“请保持你的善行，因为你不知，谁会借你的善行走出困境；请保持对这个世界最深的善意，因为

你所做的一切，终将回馈于自身。”这何尝不是朱昌琳一生的写照？富后的朱昌琳办赈灾，设医院，行募捐，善举何其多！

本版插画/吴志立



用；择人而用，各得其所。”50余年漫淫
五指动乾坤，一拨春阳晓。朱昌琳敢
为先的魄力、经世致用的理念、悲天悯
人的心胸、兼济天下的情怀，早已融入长
沙这一方水土的深处。

夕阳渐渐嵌入岳麓山，长沙草场街（潮宗街）的屋宇便涂抹上了一层金色。街中那家杂货铺的门板，沾染着咸鱼糖果香料的各色味道，泛着桐油的哑光；雕花的窗格，嵌着年月的细尘，斑驳光影的沧桑；麻石板的路面，凸起的地方，磨得润泽而光滑，透着秋意寒凉。街道上的行人寥寥无几，偶然几个货郎担摇着铃铛，缓缓地走向街巷的深处。

这是清朝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的深秋，一个书生朝杂货铺走来。只见他戴着黑色旧毡帽，背个半旧书箱，靛蓝长衫，裹着灰白，透着无数次浆洗的痕迹，露出的长裤沾着浅浅的灰尘，他的眼神平和安静，步履坚定。走到一个杂货铺前，他和铺前的老人交谈了几句，老人默默地走进柜台，手指灵活地拨弄着算盘，黑红黑红的珠子上上下下，声响仿佛是长长的叹息，落了一地。

暮色漫进杂货铺，书生默默地放下书籍，帮助老人把店内陶盆酱醋、烛台线香、针头布匹、烟丝洋货等挪进逼仄的空间，那些磨得泛光的木板，一条条嵌进门框，清冷的街道，铜锁的扣合声在回荡。

这个书生就是朱昌琳，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出生于今天的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一个书香之家，14岁出应童子试，名列前茅，后来却屡试不第，只好来到长沙城内藩府坪富绅唐艺农家任老师，而开杂货铺的老人是朱昌琳的父亲朱玉堂。这一年湖南各地稻谷丰收，新谷登场，但谷生芽孽，谷价骤降，最初谷价还便宜，临近年底却已是“斗谷千钱”，最后送租的芽谷，价格极其低廉，只卖500钱一石。谷贱影响其他生意，朱玉堂杂货铺门可罗雀。谷价低迷，有人建议朱昌琳收购囤积一些，却未被朱玉堂给一口回绝了。

夜深了，月光的清辉冷寂地洒在小院，朱昌琳指尖轻轻摩挲着温润的算珠，深红的珠子包着夜的黑，白天的一幕一直在眼前恍惚着：那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伯，年龄和父亲相仿，却是红褐色沟壑纵横的脸、枯树皮一样的手。街边担子里金黄的稻谷，约莫三寸的谷芽在风中桀骜，老者哀求的眼神不错过每一个经过他跟前的人……难道丰年老百姓也过不了这个坎吗？

“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”院外更夫的梆子声传来，声声敲在朱昌琳的心窝，他抱着算盘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。不知是几更天了？朱昌琳似在做着一个决定！有谁知，这个决定将改变这个年轻人一生的命运！

五更天过后，东方天边露出了一片鱼肚白。浓雾弥漫，藩府坪的街道上行人很少，细小的露珠凝结着，若一颗颗晶莹的珍珠。朱昌琳额前的头发染成了灰白色，他用手抹了抹，深吸一口气，叩开了唐艺农家的朱漆大门……不久又迅速折返回来，不过手里似乎多了一个包裹。原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唐艺农说了后，唐艺农决定支持这个敢闯敢干、敢为人先的年轻人，同意先借资给朱昌琳囤积唐家租户的稻谷，待来年谷子卖完后再还款。

从此，潮宗街上多了些咿咿呀呀拉运谷物的车轮，多了些扁担挑运的匆忙脚步，多了一个小伙子在阳光下晾晒，在坊间烘焙芽谷的身影，那一串串算盘珠子飞速地拨动，唐家租户的千石芽谷被朱昌琳全部收购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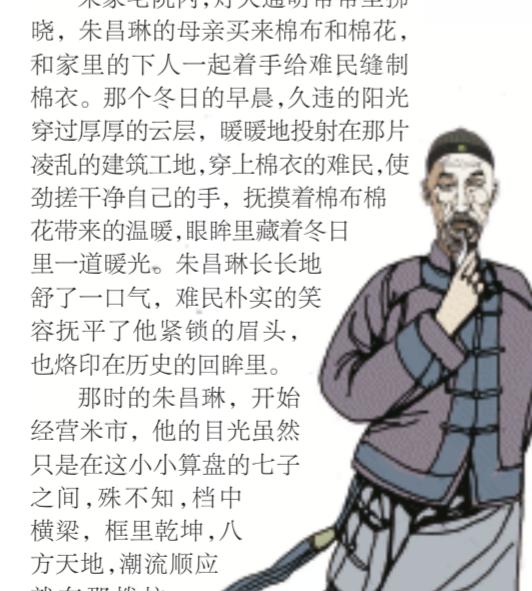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给唐艺农家孩子上课，朱昌琳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储存粮食的仓库，检查稻谷是否受潮、窗户通风时，算盘便紧束在腰间；躺在麻袋上吸吮谷香时，算盘又静静地匍匐在厚实的手掌上；躬身计算仓储时，算盘珠子碰撞声，像是在诉说时间的沉淀和智慧的抉择。

时间流转，丰年后的灾难接踵而至！“大雨倾盆天地茫，街头巷尾水成汪。”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三月至六月，湖南的天空仿佛撕开了口子，暴雨倾盆而下，“纵有一日微阳，不敢连朝倾注。”滨湖围垸溃决失守，平地之水深数尺，低洼之地不止丈余，到处一片汪洋，屋瓦青黛，不见檐角，柳树青绿，只剩梢头……禾苗伤于未

串串仁心入汗青

李海燕

文脉长沙



50余年的经商生涯，朱昌琳涉足米市、盐市、茶市和山庄等行业，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商之道：“审时势，看全局；制规章、重信用；择人而用，各得其所。”一举成为湖南首富。

商道即人道，一个人欲求经世之功利，须行济世之大义，义利双修，路才能走得更远。

商道，不仅是“七子之家两行停，珠响铿锵账目清”的算计，更是明理行道，明

心见性，厚爱众生的大道！

商道即人道，一个人欲求经世之功利，须行济